

# 吴征镒先生的扬中情结

## 江苏省扬州中学校史研究室

在江苏省扬州中学100多年的历史中，吴征镒先生是一座丰碑，是扬州中学的骄傲。



1985年，吴征镒先生重返扬州中学，在“树人堂”前留影

1931年，才读完初中二年级课程的吴征镒，以同等学力考入扬州中学高中一年级，是年15岁。

20世纪30年代初，民族危亡的厄运步步向中国紧逼。日本帝国主义强兵压境，虎视眈眈。就在吴征镒进校不久，日军一手炮制了“九一八”事变。吴征镒义愤填膺，奋笔写下古风《救亡歌》，发表于《扬中校刊》（抗日专号）第58期。《救亡歌》在愤怒声讨日军暴行的同时，针砭时弊，大声疾呼“惟愿全国皆努力”，“必欲此耻一旦雪”！

而今，在事隔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重读满腔热血的《救亡歌》，直觉得应验了国人所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的箴言。正是这样的热血情怀，正是这样的报国之志，使得吴征镒先生在报国之路走得坚定、久远。

吴征镒先生在其86岁那年，写有一篇《纪念扬州中学建校一百周年》的长篇回忆，写当年母校的声誉，写当年的老师和同学，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而人物的个性特点，则跃然纸上。

他在文章中说，那时老师的阵容非常强，比较偏重数理化。“教数学的教师汪静斋（名桂荣），他身材魁梧，慈眉善目，大腹便便，穿着大褂，顽童取绰号为汪大菩萨，教书很认真，启发性强，深受学生的爱戴。三角、代数、解析几何、立体几何，全都是他教，讲课时边写，边讲，边做题目解答证明，他的音容笑貌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啦’……‘啦’之声绕梁不绝。”

据说吴征镒在与当年中学同学相逢的时候，还不时提到这位汪老师，说他有一手“绝活”。



每年投考大学前夕，他给学生复习数学，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一节课时间便将中学数学的要点全都囊括于其中，而他的教学，则以严格著称，连数学作业的书写，都要求为“一汪清水，一目了然”。汪先生以为，难题往往是数学上的“装饰品”，而未必是“必需品”，如果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难题，实为哗众取宠，本末倒置。重要的在于让学生懂得数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与演算法则。他的科学的理念与严谨的作风，深深影响着吴征镒先生。

吴征镒先生在其纪念母校百年华诞的文章中，写到他的老师，有名有姓者计26人，谈及其同学，有名有姓的达33人。尤其让人钦佩的是，一个年近九十的老人，追忆当年的同窗，寥寥数语，神情毕肖。这里且摘引些许，以飨读者：“孙庆恺，长我四岁，个子高多了，面黑发短而卷，有类黑人，谑称‘卷毛狗’，自号行者。当时或已加入组织，毕业后在沪江大学新闻系肄业。解放后听说任陕西宝鸡市地委书记。1997年逝世，活了86。”“胡光世，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但眉宇间常常忧郁。有新诗一首名《小草》，在化工部被号称为‘小草诗人’。初字水萍，后改镜波，县见其忧郁内涵。”“张澜庆，字观其，是我父亲的好友张毓英家的老大，风雨中生，乳名‘雨子’，后被同学尊称‘大哥’。高挑个子伸出一个长脖子和一个扁而方的脑瓜，生性诙谐风趣。”

至于同学间那许多有趣的往事，甚至在几十年之后，还被津津乐道。吴征镒说那时候戴眼镜的孩子很少，13岁进初中，全班只有两个，被小同学谑称（其实也是爱称）“驴子”，因为它在上磨之前必须罩起眼睛才能转磨不停，谁知在人世上磨了70多年不停，到20世纪末（1997年11月）首次访问台湾省的时候，又被从初中到高中，两度同学的朱谱英又叫了一次。如此妙趣横生的文字，足见当年的情同手足，亲密无间。

吴征镒出身名门，幼时生性孤独，只是住家对面的“芜园”，给了他的童年的乐趣。那一片孟宗竹林，每到春天雨后，可听得刚露尖头的春笋拔节簌簌有声，半天工夫，就长得和他一样身高，这使他感到十分惊奇。家塾课会，阅览《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植物图鉴》，并就此“看图识字”，认识了“芜园”中不少花草树木。

要说到走进植物之门的引路人，吴征镒感恩于他的两位中学老师。一位是初一年级教植物的唐寿老师，他不但讲课，还引导学生观察植物，教学生解剖、画图，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这成为吴征镒星期天和节假日的乐事，从而奠定了日后专攻植物学的志趣。

另一位高中教植物的唐耀老师，不仅讲课认真，且重视课外活动，带领学生观察植物，采集标本。及至高二年级，吴征镒先生已积累了200多号标本，就自己学着鉴定。对照满清封疆大吏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木版图和日本早期的植物图鉴，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他又通过二哥吴征鉴请金陵大学的植物学老师审定。这件事让唐耀老师知道了，唐老师专门为他在班上办了一次展览，展出其制作的200多号标本，在校内引起轰动。这对于一个17岁的少年来说，无疑是点燃了一把熊熊燃烧的理想之火。中学毕业的时候，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报考了清华大学生物系。从此，吴征镒将植物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扬中读书的时候，吴征镒是个走读生。每天清晨，从古城东侧的古运河畔吴道台宅第出发，穿城而过，直至古城西侧的树人堂下，一天往返一次，得有10里路程。高中3年时间，少说也得有万里行程。但是，这对于一辈子从事于植物学研究，踏遍了祖国山山水水的中国植物学泰斗，世界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而言，可真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2002年10月，扬州中学建校100周年。远在云南的吴征镒先生原来想回到扬州，参加母校百年校庆。无奈年老体衰，难以如愿。扬州中学委派专人，陪同电视专题片《百年树人》摄制组前往昆

明，专程采访这位为祖国，乃至为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植物学家。

在医院病室，母校的来人，扬州的来人，让吴征镒兴奋不已。夫人段金玉在一旁说，你们的到来，比吃什么都顶用。吴老就来人的提问一一作答。其间，他不时地问这问那，关心母校的发展变化。一位正在病中的88岁老人，思维之清晰，记忆力之好，令人惊叹。他说自己原来是树人堂前的一株小苗，如今变成一棵老树，而我的母校培养的学生，则已经成为一片森林。吴征镒先生从当年的科学救国的热血青年到今天科学兴国的杰出的践行者，一路走来，义无反顾，他不愧为中华民族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范。

事先，吴征镒先生的女儿吴玉和父亲商量，扬中百年校庆，您一辈子搞的植物研究，就给母校送株树苗吧，吴老欣然赞同。至于送什么树苗，或是广玉兰，或是柏树。吴老表示，广玉兰是国外引进的，柏树原来就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是送一株柏树给母校。

扬中的老师从吴征镒手上接过名叫“金冠柏”的树苗。吴老希望将它栽在树人堂的旁边，让它陪伴着母校青少年学子一同成长。

树人堂的一侧，从此栽下了一棵柏树的幼苗，它的寓意自然是很丰富的。10多年时间过去了，当初的“金冠柏”幼苗不足一米，如今则长得巍然挺拔，树高已与教学楼楼层相齐，枝叶繁茂，生机勃勃，它与咫尺之遥的朱自清铜像一起，既是扬州中学历史的见证，又是扬州中学未来的象征。

